

第五十九章 言辭若香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潮濕的氣味混著鮮血的腥氣，在甬道盡頭的囚室外開始發酵，一對月前還在**假意恩愛的男女，早已調換了彼此的角色。範閑看著這個女子淒慘的模樣，微微皺眉，當初還以為自己會像明清裏寫的那樣，會與這個女子來上一段妙事，又或者像白樂天一樣將她領回家去，誰知道故事根本尚未開始，便已經草草結束。不過這沒有什麼好歎惜的，既然對方要殺死自己，如果此時還像費介老師當年說過的一樣，投予多餘的同情心，實際上是對自己以及身邊人的極大的不負責任。

迎著那兩道怨毒的目光，範閑很溫柔平靜地解釋道：“我認為性命這種東西，能自己掌握就自己掌握，所以才將毒藥給你，你應該知道你死對於我沒有什麼好處，所以不需要用這種目光望著我，我依然憐惜你，但並不會心生內疚。我的三名護衛的頭顱被你們的人拍成了爛西瓜。誰會為他們的死感到內疚？”

他擺擺手：“也許你不相信，我曾經很恨這個老天，自認為一輩子都在做好事，最後卻得了個最淒慘的結局，如果恨有用的話，這老天估計早就被我恨出了幾百萬個窟窿，所以我後來明白了，在你還有能力掌握自己身體的時候，必須感到慶幸自己還有日子可以過。”

司理理依然沉默不語，隻是將自己滿是傷口地雙手輕輕地抬起。不讓它們與粗糙地茅草接觸。

“司姑娘。想開些吧，這個世界上什麼都沒有自己性命重要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你是慶國人，卻為北齊賣命，能夠舍棄如此多，想來應該不是為了金錢，而是為了報仇之類的原因。我不知道京都那些關於你的傳聞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如果你想做些什麼事情，就必須要保證自己活著，而你這時候想活下去，就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。”

司理理猛地抬起頭來。眼睛裏的光芒雖然黯淡，卻像是墳塋中地冥火，始終不肯熄滅，許久之後，她才咬牙說道：“你怎麼保證我能活著？”

範閑精神一振，半蹲了下來。說道：“你今天剛到京都，我就能到天牢裏來審你，你應該能猜到我在監察院裏的地位。”

司理理無力地搖搖頭：“你認為我會相信你嗎？”

“這和相信無關。”範閑溫柔說道：“這本來就是賭博。隻不過現在你比較被動。因為在生與死之間，你沒有選擇的餘地。”

司理理眼光有些無助地遊移著。似乎有些心動。她轉過臉來，看著範閑那張幹淨漂亮的臉，不知為何，卻想到了那日深夜裏花舫之上的二人交纏，一股毫無道理地恨意湧上她的心頭，她像瘋子一樣地撲了上來，一口唾沫往範閑的臉上吐去。

範閑側身避開，十分詫異，明明這個女子眼看著心防便要鬆動，怎麼忽然間又變了一副麵孔？他哪裏知道，不論前世今生，不論何種職業，這女人的心思總是如海底細針，山間走砂般難以觸碰，難以捉摸。

範閑略感煩燥，清如初柳的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，臉色不停變幻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他想到昨天夜裏那名參將自殺，再想到梧州那位恐怕也已經死了，就知道對方下手狠且快速??如果自己想要抓住真正想對付自己的人，似乎隻有司理理地嘴，如果口供出的太晚，隻怕與司理理關係的人也會死去，或者離去。而用刑似乎在短時間內不足以令這個北齊女諜地神經崩潰，可惜如今範閑需要地便是時間，不然即便熬上幾日又怕什麼？

看模樣從她的嘴裏問不出來什麼。範閑似乎有些失望，從柵欄前站起身來，好像是要準備與王啟年一道離開。忽然間...他深吸了一口氣，皺眉站回牢舍之前，隔著柵欄冷冷地看著這個女子。王啟年有些詫異地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地聲音清清淡淡地響了起來：“說出是誰做的，我以在這個世界上的祖先名義起誓，我絕對會放了你。”

回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默，但範閑不肯死心，一雙漸趨溫柔的眼光注視著司理理的臉，注視著司理理平舉在胸前那雙血淋淋的手。

天牢裏的濕氣有股發黴的味道，而橫亙在範閑與司理理之間的柵欄與時間似乎也開始發黴了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司理理依然是緊咬著下唇，沒有說話，顯然她的內心深處也在進行著某種極痛苦的掙紮。範閑扔給她的那瓶毒藥是青瓷瓶，此時在她的手下，在幹草之上，安靜地躺著，似乎在散發著某種很詭異的味道。

...

很久之後，範閑歎了一口氣，似乎放棄了，臨走前對司理理說了最後一句話：“你舉著雙手的一樣子...很像可愛的小狗。”

後來王啟年一直覺得範公子有些神經質，在那種局面下還能調笑敵國的探子。範閑自己卻沒有這種自覺，當時純粹是下意識裏說出來的。當然，他也不知道自己這隨口一句話，馬上會造成什麼效果，以後又會給自己帶來什麼。

司理理聽到他說自己像可愛的小狗，微微一怔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緊接著的卻是這位女謀的噗哧一笑，一聲失笑後，她的麵色一陣變幻，不知道在想什麼，隻是覺著自己的精神此時無比放鬆，似乎這一笑之後，就卸下了所有的負擔，整個人的魂靈兒開始怯縮地躲在自己的軀殼中，小心翼翼地祈求著生存??她的身體就像泡在溫暖地熱水裏。十分舒服。真切地開始懷念起生活裏地美好。

以她緩緩地抬起頭來，有些蒼白的雙唇微微翕動，說出了三個字：“吳先生。”

範閑聽的清清楚楚，是“吳先生”三個字，一愣之後回頭望向王啟年，王啟年點頭表示聽說過這個名字。他這才鬆了一口氣，一道淡淡的興奮湧上心頭。他伸手入柵欄，在司理理不解的目光中，從幹草上拿回那個裝著毒藥的小瓷瓶，對她說了聲：“謝謝。”然後就轉身離開。

司理理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。

是血地雙手緊緊握住柵欄，對著離去的背影恨聲淒叫道：“不要忘記，你用祖先的名義發過誓。”

厚重的鐵門悄然無聲地關上之後，監察院大牢裏回覆了平靜與灰暗，這裏的犯人一般關不了幾天就到地府去了，因此剩下地犯人並不是太多。所以此時甬道最深處隱隱傳來的幾聲哭泣之聲顯得十分清楚，十分淒楚。

...

一會兒之後，牢頭恭敬無比地推著一輛輪椅從密室裏走了出來。陳萍萍正坐在輪椅上閉目養神。忽然睜眼問道：“你看我選的這個提司如何？”

他問的自然還是範閑。

牢頭想了一想：“心狠手辣，他隻占了半截。”

“哪半截？”

“手或許是辣的。但骨子裏依然是個溫柔的小男人。”

陳萍萍微笑著，蒼老地麵容上浮現出一絲欣慰：“如此就好，如此就好，心溫柔手段狠，總比心狠手段爛要強些，至少錯打錯著地從司理理嘴裏拿到了消息。”

牢頭冷靜問道：“司理理怎麼處理？”

陳萍萍想了想，淡淡說道：“看一段時間，如果能發展成我們的人，就嚐試一下，如果不行，自然殺了。”

“不需要向那位範提司交待？”

“我是準備將這個院子交給他，但他既然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，自然沒有必要知道太多。”

“是。”牢頭應了聲，又道：“一處已經準備出發。”

陳萍萍咳了兩聲，此時滿朝文武都以為他還滯留在皇宮裏，誰也想不到他竟然隻身來到了天牢中。好不容易咳嗽好了些，他示意牢頭將自己推了出去，閉目想了一會兒後說道：“那個吳先生既然已經逼死了方達人參將，估計這時候早就離開了京都，隻怕來不及。”

牢頭聳聳肩，他當年是負責七處事務的主辦，從來就瞧不起一處地辦事效率，查案這種事情也沒有什麼樂趣可

言，所以他並不是很關心能不能捉住那位吳先生，隻是看著頭頂長長地甬道，有些頭痛說道：“院長大人，下次您不要再來偷聽了，這輪椅要搬上去，真的很難。”

陳萍萍笑了笑，他今天從皇宮出來後便到了這裏，就是想瞧瞧那位故人之子，現如今究竟是個什麼模樣，究竟有沒有能力接手自己為他準備地一切，關於牛欄街遇刺一事，他與五竹一樣，都沒有怎麼放在心裏，這隻是小事罷了，若範閑就那樣死了，自然也就不需要多操心。而看範閑在處理這事件裏所表現出來的特質，才是更重要的方麵。

這是一次小考。

範閑不知道這些，急匆匆地與王啟年出了天牢，從他口裏得知，吳先生是京都有名的謀士，隻是一向徘徊在二皇子與太子之間，似乎沒有什麼明顯的傾向，但據傳言，官場上許多事情的背後，都有這位中年人可怕的身影。

範閑眉頭微微挑起，好看的臉上略微有些沉重，知道對方是條老狐狸，一定會想到將所有的線索全部斬斷，這個時候說不定已經學跑到哪座山裏去隱居去了。所謂謀士最喜歡做這種事情，等個七八年，待事情淡了後，再屁顛屁顛地跑出來，繼續拋灑一肚子壞水。

“怎麼能確定司理理說的是真的？”王啟年向他請示。

範閑平靜回答道：“很簡單，那個吳伯安如果還在京中，那就不是他，如果他已經跑了，那就是他。”

很簡單的判斷，也許最接近事情的真相，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事情都是被人類愚蠢的腦袋給弄複雜了

王啟年又緊張說道：“那難道真要放了司理理？大人，您目前可沒有這種權限，可是先前又...”雖然監察院的人向來不敬鬼神，但對於祖宗這種存在卻是無比尊重。

範閑沒有回答他，隻在心裏想著，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祖宗...和自己似乎關係不怎麼大。他知道這個時候自己不方便再出麵，便讓王啟年去通知一處，沐鐵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應該會相信王啟年說的話。二人分手的時候，範閑的下頷極隱密地向街角的黑暗處點了一點，向那個人確認了吳伯安這個名字。

安排完這些事情，範閑就施施然回了範府，翻牆而入，靜靜地躺在**，等待著明天的消息。等王啟年進入監察院後，卻無比意外地發現一處的同僚們早已經整裝待發，不免驚訝，沐鐵看著他微微一笑。

當夜京城無事，範閑回到範府之後，與眾人打了個招呼，便進入到自己向父親索要的一件密室，小心翼翼地從懷裏取出一個密封極好的小皮袋，將那個小青瓷瓶從皮袋裏倒了出來。這瓶子用的是青砂工藝，氣眼比一般的瓷器要大些，所以足夠容納一些淡淡的迷香，先前為了讓司理理放鬆警惕，範閑著實花了不少功夫。從牆角取出一個陶罐，打開蓋子，一股撲麵而來的迷香險些讓他自己都有些暈眩。

將小素瓷瓶重新沉入陶罐之中，範閑回到臥室，雙腿絞著薄薄的絲被，有些忐忑不安地睡去。第二日王啟年前來回報，有些慚愧地說吳伯安早已經離開了京城，他早就料到了這點，並不怎麼失望。

...

離京都約有十八裏地有處莊園，遠遠可以看見蒼山之上的雪巔，即便已是初夏，莊園之中依然十分涼爽，葡萄架子已經展了葉子，一片青蔥適目。

範閑千辛萬苦才問出來的吳伯安，此時正神態逍遙地坐在葡萄架上，看著對麵的年輕人，略帶一絲責怪說道：“你不應該來。”

對麵的年輕人是宰相家的二公子林珙，他望著吳伯安，極有禮貌地說道：“吳先生要被迫離開京都，小侄自然要來送一下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